

后浪出版公司

【马来西亚】黄锦树——著

Hujan

四川人民出版社

雨

[马来西亚] 黄锦树 —— 著

H U J A 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 / (马来) 黄锦树著 .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7.12

ISBN 978-7-220-10513-5

I . ①雨… II . ①黄… III . ①长篇小说—马来西亚—
现代 IV . ① I33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3115 号

雨 ©2016 黄锦树

中文简体字版 ©2017 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由 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家授权出版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 21-2017-664

YU

雨

[马来西亚] 黄锦树 著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梅天明

唐婧

王介平

墨白空间·张静涵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143mm × 210mm

8.5

175 千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

978-7-220-10513-5

3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 010-64010019

目录

- 5 【推荐序】迅速之诗——读《雨》 朱天文
- 17 雨天
- 19 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
- 37 归来
- 65 老虎，老虎《雨》作品一号
- 76 树顶《雨》作品二号
- 87 水窟边《雨》作品三号
- 98 拿督公《雨》作品四号
- 110 W
- 125 雄雉与狗
- 131 龙舟《雨》作品五号

- 142 沙《雨》作品六号
- 154 另一边《雨》作品七号
- 166 土糜胙《雨》作品八号
- 181 后死 (Belakang mati)
- 201 小说课
- 229 南方小镇
-
- 255 南方以南《雨》大陆版跋
- 261 【附录一】不像小说的小说——花踪马华文学大奖赞词 张景云
附：论马华中品小说 张景云
- 267 【附录二】没有位置的位置 黄锦树
- 271 作品原刊处

Laut mana yang tak berombak, bumi mana yang tak ditimpa hujan.

大海何处不起浪，大地何处未遭雨——马来古谚



本书献给

宝瓶

感谢他多年来对马华文学的支持

【推荐序】迅速之诗——读《雨》

朱天文

“无边无际连绵的季风雨，水獭也许会再度化身为鲸。”

这是黄锦树的句子。

句子从知识和想象的沃土里长出来：“鲸鱼的祖先是鱼类上岸演化成哺乳类又重返大海者，它的近亲是水獭。”

衡诸同代人小说之中，锦树小说写得精彩的地方，应该说，只有他有而别人没有之处，是“变形记”。尤其自二〇一二年以来，他着力发挥、厚积薄发的各式各样的马共小说，无论以高蹈（high-brow）来看，抑或一般约定俗成认为小说便是长成这个样子的中品（middle-brow）来看，最佳篇，我的偏见，都是“变形记”。

不，不是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的卡夫卡，独坐于昨日的明日的瑰丽古欧洲的巍峨大殿上，沉思着一个人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畸形昆虫的生存处境。

然则，马来西亚雨林？人的稀薄的文化就是跟茅草在拉锯战。“茅草在园中出现向来不被允许，即使是一株。”简直可

列入十诫第一诫：“草也不许靠近屋子。一律清除。叠在火堆上烧出浓烟，好熏蚊子。”家族人丁旺盛时候，园子与邻家园子之间稳稳立着界碑，挖界沟防火般防阻茅草野树长过来，五脚基屋子端正坐落其中。但人老了，坐藤椅上望着门前的草已快到门边，曾经，他可是不止一次听到妻子向儿女夸耀：“有我在一根草都不准在屋子周围二十尺内出现。”他自己也曾把着锄头在界碑旁大呼小叫让妻子来看，那一丛丛偷渡的茅草：“奇怪，昨天才锄的啊，怎么全长回来了？”（写于一九九〇延毕期间的《撤退》）

锦树小说里的家，予我强烈印象者莫过此。变形记，所以是奥维德的《变形记》。

六步格史诗十五卷的《变形记》，歌唱形体的变化，百多个故事从开天辟地一路编到当今，当今他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海边，在那里拉丁文毫无用处。

无以数计的变形，少女拒绝阿波罗的求爱奔逃中长发变成叶子，手臂变成树枝，敏捷的双腿黏附在地上变成了月桂。各种逃脱，变成芦苇，变成没药树。悲伤哭泣，直到水仙化成泪水溶在自己的水池里。村女跟工艺女神比赛织绣（各据一方架起织布机的纺织细节真是太精彩），女神织的是雅典命名权的竞争，村女则织出男神们的风流罪状而且胜赛遂被变成蜘蛛。马其顿公主说了敌对观点的故事版本给变成喜鹊。不参加酒神的狂欢只管辛勤纺纱工作，三姊妹被变成蝙蝠。洪水过完，石头变形为人，岩石中的脉仍然是人体的脉。特洛伊战后一伍船

队来到意大利西岸顺台伯河直上，跟原住民大打其仗建立起最初的罗马，弗吉尔花了半部史诗讲这件事，而《变形记》只几个故事松脆搞定。至于遭毁灭的城地，在持续焖烧的灰堆里飞出一只前所未见的鸟，不停鼓动翅膀拍打余烬，其叫声、其瘦小、其苍白，都引人哀思这个被掳掠的城，乃至这城的名字便遗留给这只新生的鸟，阿德阿 Ardea，当作普通名词它叫作苍鹭。（吕健忠译注之《变形记》）

胜者自胜，败者的一方却开启了故事。

这些让人想到谁？我想到黄锦树的马共小说，和他的马华文学。

变形，它扎根在不同世界的模糊界线上。神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相互渗透并非阶级性的，而是一径地夹缠不清，力量在之间冲撞或抵消。主导奥维德笔写热情的并非系统性的结构，而是累积，用频换观点和改变节奏来增进，一景叠一景，一事接一事，经常类似，到底又不同。滔滔不绝要将一切变得无所不在，且近在手边。它是一部迅速之诗（语出卡尔维诺，《奥维德与宇宙亲近性》）。

迅速吗？自卡夫卡以来的现代小说，从精神到样貌，总是跋涉。现在读了锦树的小说，竟是迅速之诗。可说来辛酸，能够迅速，正是因为马华文学的文化资产欠缺，甚或没有。“我们必须继承那沉重的没有，那欠缺。”

反之，文化资产丰厚得压人的卡夫卡，早已写出他当代的也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困境，科层累累，分工过细又门禁森严，

不同领域谁也跨不过谁。相对于马华，亦身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里的（班雅明语）“民国”台湾，写小说，最叫人陶醉获得奖赏的时刻，便是在以小说为支点欲把这个比地球重力还重的现实世界举起来的奋勉苦活中，终于，举起了那么两三尺（举头三尺有神明）。

是因为没有，所以迅速？

锦树一篇《母鸡和它的没有》，写几只刀下留鸡从菜市场解放出来的母鸡公鸡之事迹。是说总没生蛋的黑母鸡，开始生蛋，家人捡蛋来吃，捡捡不让捡了开始孵蛋，抱起来看并没有蛋，仍孵，家人说哦原来母鸡在孵它的没有。另一只黄母鸡亦然，家人就去市场买了两只小鸡，趁夜晚鸡眼不能视物塞进母鸡发烫的腹下，次日醒来已见母鸡兴高采烈咯咯咯带着小鸡，在园里各处掏开泥土找虫给小鸡吃。

我在小咖啡馆下午的安静里读到，只能一直闷笑。心想唯高度自觉的锦树，唯他一人，在孵他的马华文学的没有。

他本属学界，那几本核量级的文论（我读了不止一次《文与魂与体 / 论现代中国性》），即使没读过，方圆内也感受得到辐射能。才华有余，他写着小说，故而比他的任何一位马华同行都洞察着这个没有，并戮力善用之，那成为他的“变形记”体。如果记得，他曾在大学部开过一门选修课“文体练习”，还说想用名家文体来写马共，调度驱使譬如爱伦坡体、卡夫卡体、博尔赫斯体、昆德拉体……说下去他也要笑了，又不是体操特技表演。当然，怎么能不马共呢？锦树的父亲辈那一代，只要

你识字，你读书，读华文书，差不多你就会走进森林做了共产党。你没做，你总也有同学老师朋友做，走进“月光斜照着的那条上坡路有一段没入阳光也照不透的原始林只有四脚蛇和山猪能走”。

《土与火》小说集出版之后八年，连着这四年，锦树一年一本小说，且应故乡之邀首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选集，没错，书名叫作《火，与危险事物》。都是马共小说也都溢出马共小说，除了最新这本，《雨》。

季风雨，以前就一直下，下在乡愁的深深郁郁里人亦化为鱼。这回合，照锦树自己说，是借用绘画的作法把雨标识为作品一号、作品二号、作品三号……至作品八号，在小画幅的有限空间和有限元素内，做变奏、分岔、断裂、延续。推前更早，“写作发动机故障了”的几年，他像修检零件的试试这试试那，“设想一家四口，如果其中一个成员死去，剩下来的人会怎样继续活下去？如果每个成员都死一次，也即是每回只少一人，得四篇。如果每次少两人……”

挺犯傻的起步，一下去，下得比创世纪那场雨还大。八篇雨作品，这篇里已死的，翻过下一篇又活了。却篇篇贴住牵动人的细节，不离现实。那胶树上划出的胶道，落雨时白色乳汁不走胶道了，顺水迹沿树皮呈网状漫开，整片林子的树被着那样蜘蛛网的白，浪费了啊，父母发出忧伤的叹息。

也有方舟。从沼泽深处拉回来的鱼形独木舟，仿佛有示兆的能力，月光檐影里告知着父亲什么，次日那死去儿子给搬开石头空了的坟，是耶稣版的复活。“然后大雨又来了。日本人

也来了。”

如果，洪水退后高高树顶上挂的鱼形舟，却划舟出去说是救人的父亲再也寻不得，最终他会以什么样的形貌回来呢？最具故事性的雨作品二号，不睬错综复杂的心理因素，每一刻当机立断，裹挟在强力可信的叙事节拍里。

或如果，父母不在的洪水夜，没多大的哥哥护佑着妹妹爬上舟，手电筒耗尽了，四野漫漫，一丛丛黑的是树冠，“这才发现满天星斗，他们抬起头。无穷远处，密密点点细碎的光，无边无际布满穹顶。竟然是放晴了。”兄妹俩已封神，他们将会像看雪景球地看着球里自己的家。他们让我想到荒昧神话里那对兄妹，在洪水大灭绝后重新把人类再生回来。

再如果，老虎。上述那个小哥哥在雨一号中，“男孩辛五岁，已经看过大海了。”辛常梦见金黄的毛色墨黑的线条从门外油然划过，老虎！心脏怦怦响醒来，辛央求父亲给他养一头虎。天大雨，森林那头淹大水了，他们土丘上的家成了诺亚方舟。山猪一家也来了，公猪竖起鬃毛跟狗对峙作势一冲把狗冲得倒退，母猪冒雨翻了一整畦木薯让七八只小山猪欢快地吃。然后有着火的颜色的虎和两只小虎也来了，大雨里，母虎朝挤成一大团毛球的山猪家摆动着尾巴，往左走几步，往右走几步，公猪母猪低头护着仔猪绷得好似会炸开来。也许为躲雨，小虎突然像两团火朝屋子跑来，小虎看来和家里的猫一般大小。我要养！辛从后门跑出去迎向两只小虎。我忍不住整段照讲，实在是两边动物的肢体语言写得太准确啦。

然而雨四号，老虎把熟睡的妹妹吃掉了。没听到狗吠，“蚊帐被拨开，而不是粗暴地扯掉的。如此温柔。”安静慢食，让我想到是一个惜物之人把碗里吃得一粒饭不剩干干净净。所以，肯定是白老虎拿督公吃的了？四位神明，观音嬷、土地公、大伯公、白老虎坐在五脚基上垂头不语冒着烟，从大火里逃出的，因为日本军已登陆半岛北方击退英国军，分两路南下沿半岛东西岸推进很快已到半岛的心脏。拿督公，一九九五年写的《非法移民》提过他：“枉我身为拿督公……我身份暧昧，处处尴尬。属于这块土地，不属于这个国家。无奈无奈！鬼神不管人间事。”可怜的拿督公，看见即将到来之掳掠血腥，至少至少，他可以把辛妹妹先带走吧。

不但雨作品，连其他篇，一概卷入这大雨小雨里。如果走男孩辛的观点，就称父亲母亲妹妹大舅二舅外婆外公祖父，辛很多时候是五岁。也有青年时或风霜的壮年时，则常用第二人称你。如果采第三人称观点，便父母叫阿土阿根土嫂根嫂，妹妹叫阿叶，多出的妹妹叫子、午、未。父亲的四名大汉朋友叫甲乙丙丁。大家作为基本元素，从事着众多不同结合，展现出一次从精神到样貌，无碍无阻的变形记，迅速之诗。

只是，这次雨，为何刷上了抒情的悲伤？

过往锦树的精彩篇，每是戏谑（《追击马共而出现大脚》），黑色（《隐遁者》《螃蟹》《蛙》《公鸡》），搞笑（《火，与危险事物》《还有海以及波的罗列》），狂欢节（《如果你是风》），荒谬现实主义的那一块。那么这次，从何而来的悲

伤呢？

开头两篇也许是题旨。“她是所有伤心的女孩。你会再度遇见她。另一个她。”《W》里，另一个唤做阿兰有着淡淡茉莉花香的女孩。基本元素，伤心的她，变成不同的形貌出现在你眼前，你“仿佛对她有一份责任”。

《归来》里爱车大炮的二舅，“一片叶子就可以讲成一片树林，一根羽毛讲成一只鸡。”他对辛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扑朔迷离，像渐渐起雾飘下来一场无雨却湿人的雨。栩栩生猛的二舅名字叫谈，莫非书里的故事都是他车大炮出来的？

又有一篇《小说课》，女孩在写她那写不完的小说作业，困惑着“自传性必须藏在背景深处，像只暮色里的灰猫。”似乎也在说这本书？

唯我感到踏实有料不会被小说故事车大炮车到无趣乌何有之地的，是二舅二舅妈的生活背景。他们在半岛深处油棕园工作，那里英国人留下的种植园，都配给砖造宿舍，有小学，简易加油站，杂货店兼小吃店，足球场，羽球场。从外头小镇开车进去得几小时，不然只能搭工人的货车，辛多次学校大放假时去那里跟他们住。辛坐二舅载满油棕果的啰哩车到更远的提炼厂去，故事便在车上说起来。那已是油棕世代。之前，“甘蜜世代，胡椒世代。咖啡。橡胶，可可，油棕。”辛的南方小镇，“胶林好些翻种成油棕了，已经不容易见到整片完整的胶林。橡胶树至少还有个树的样子，油棕像一扎扎巨型的草。一个时代又快过去了。”